

# 电视与文学的双向奔赴

——简谈钟毅的电视与非虚构文学作品

■黄伟林

钟毅从小喜爱读书，在桂林职工大学学习中文专业之后，开始写诗歌、散文、小说。据他说，正是因为这些文学作品，他进了桂林电视台。从此，钟毅与电视结下不解之缘。他主创的《幸存者》《桂剧三百年》等电视作品荣获“中国电视奖”“中国电视骏马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中国十佳纪录片奖”等各种电视大奖，特别是2013年，他为桂林电视台创造了“一年九夺全国奖”的获奖神话。

根据记者采访钟毅的成长经历，还有学者研究他的非虚构写作的成果，我发现，钟毅能够取得较大的电视成就，至少有五个因素：一是采访之前阅读的文献广；二是采访现场停留的时间长；三是采访对象涉及的人物多；四是采访过程涉足的范围广；五是能够将采访获得的各种素材转化为形象的解说和画面。如果说前四个因素是学者的素质，那么，后一个因素则是作家的才能。

在做电视编导的同时，钟毅撰写了许多文字作品，如《桂林名胜古迹漫游》《桂林土特产趣话》《志在广西》《桂剧三百年》《血铸山河》等等，这些不同文类的文字作品，大多与钟毅曾经编导拍摄的电视作品有关。如果说文字曾经促成钟毅进入电视行业，提升了钟毅电视作品的艺术品质，那么，电视又成为钟毅开发文字选题的契机，充实和丰富了钟毅文字写作的内容。也就是说，钟毅的文字与电视达成了相互成就。

抗战史著作《血铸山河》有一个副标题《桂林抗战实录》，聚焦的是1944年的桂林保卫战。2017年，钟毅撰写这部作品，与他20多年前拍摄电视作品《幸存者》有关。那是1995年，钟毅与他的电视同行拿起摄像机开始了一段行程八千里的采访，去寻找50多年前那场战争的幸存者。

在《血铸山河》的《寻找幸存者》这一节中，我们通过钟毅的视角，看到了多位幸存者的形象，听到了他们对那场战争的回忆。

这些幸存者包括民国时期桂林最后一任警察局长谢凤年、桂林保卫战守军131师的上尉副官李耀文、七星岩八百壮士的幸存者覃泽文、131师392团1营营长蒋友之。正是因为采访了这些幸存者，钟毅对桂林保卫战的认识才超越了仅仅通过阅读文字文献的局限。

戏剧史著作《桂剧三百年》来自钟毅的同名纪录片。最初，钟毅只是想为桂剧团六十周年做一个电视作品，但阅读了大量资料文献、采访了许多桂剧艺人之后，钟毅意识到只做六十年实在可惜，于是，六十年最后突破为三十年。三十年视角呈现的则是桂剧的文化。从成就的铺陈到文化的彰显，《桂剧三百年》的立意得以提升，格局得以开拓。

唯其这样的立意和格局，钟毅才能从徐霞客日记中靖江王府的戏剧，写到唐景崧的《看棋亭杂剧》；从马君武的戏剧改进会，写到欧阳予倩的省立艺术馆；从桂剧的唱念做舞，写到桂剧的生旦净丑；从文华梅花的辉煌，写到桂剧传承的现状。这里既有历史的演进，也有心灵的叹息，有时代的滚滚洪流，也有个体的升降沉浮。

在拍摄电视《桂剧三百年》的过程中，钟毅随着桂剧团大型现代桂剧《何香凝》的巡演脚步，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走了广西十四个城市，见证了桂剧在八桂大地的传播实况。

或许，正是这种与剧人和观众直接的接触和交流，让钟毅获得了对于桂剧真实的、鲜活的、具体的、生动的体验。这些真实、鲜活、具体、生动的体验，转化为钟毅所说的激情。这种激情，促使钟毅在电视作品完成之后，仍然能够继续开掘，撰写出长篇专著《桂剧三百年》。

那么，钟毅的《桂剧三百年》与学者的桂剧文化史著作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以为，最大的不同应该是钟毅有许多与桂剧艺人和桂剧观众交往交流的经验，钟毅拍摄有许多桂剧文化的影像。尽管《桂剧三百年》不像《血铸山河》那样有人物访谈实录，但是，钟毅与艺人和观众的交往交流已经化作血脉、光泽和神采，融入他的《桂剧三百年》中，使他的《桂剧三百年》有一种难得的感性与通俗。

对文字和文献的探究精神使钟毅的电视作品具有许多电视作品所没有的深度，对人物和现场的真切体会为钟毅的文字作品带来了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鲜活。钟毅的作品，做到了文字与电视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相得益彰。

# 品味旷野中的每一帧风景

——散文集《我的阿勒泰》读后感

■李玉芹

《我的阿勒泰》是作家李娟的散文集。在文章中，作者以轻松的笔调向读者描绘了一个浮动在远方的时空印象：城市以外、遥远的西北，一个名为阿勒泰的角落里，那里有一轮明月与星辰牵引的舵，搅动冰川与狂风，汇成汨汨细流，养育着一片可以容纳一切的旷野。

置身于旷野之中，作者的视线总被生活的细微处牵动。母亲开的杂货铺里总有许多哈萨克族的牧民光顾，语言不同造成了交流的障碍。于是，母亲便发明了一些代称替代原本商品的名称。比如，把“相思鸟”香烟叫成“小鸟”牌香烟；把造型为地雷的酒叫做“砰砰”；把孔雀叫做“大尾巴漂亮鸟”。

作为劳动者的母亲总能自如地将深奥变为浅显，而作者则能敏锐地捕捉到那蕴藏在生活里的朴素的智慧。此外，在作者眼里睡觉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于是，她花费大量时间睡觉。有时，她直接睡在野外，所以我们也借由作者的一双眼睛看到了世界的角落上云的姿态。

作者在描绘生活的细枝末节处深埋了对于远去岁月及亲情故土的情感。这些情感附着于过去时间的一件旧物上，引起了我的共鸣。在《我家过去年代的一只猫》一文中，那只被外公反复卖掉的猫最终没能在外婆的盼望下再次回归，而成为作者与外婆永远的牵挂。

作者是一个恋家的人。因此，那只聪慧恋家的大黄猫也将在回忆里永远走在寻家的原野上，走在作者的心跳上。而作为读者的我因为看到了它的遭遇，此后也将

有一只猫在我的想象与记忆中永远地行走在原野的小路上。正如你我心中永远有个角落刻有一道蜿蜒的印记——那是归家的路。

在作者的文章中，我们始终能够感受到那片原野养育的人们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在《摩托车穿过春天的荒野》一文中，狼狈已经无法形容作者与叔叔骑行穿越戈壁滩时所面临的状况。但是，她依旧能在短暂的停歇中间欣赏那嵌在板结土地上玛瑙的美。

在《通往滴水泉的路》一文中，滴水泉因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到来成为乌斯曼的传奇。那些蜿蜒着通向滴水泉的小路既成就了哈萨克王的霸业，也载着盐碱滩上艰难谋生的人。那谋生的人即便挤在低矮的土坯房里，依旧有一双仰望房顶上空灿烂星辰的眼睛。滴水泉因为新公路的开通而渐渐变得荒芜。但是，在作者的眼里，滴水泉的故事并不会就此结束，她会在远方静静滴落着那一滴滴水珠。那些离开滴水泉的人们也将继续续写着各自的故事。

作者拥有一颗能与自然万物共振的灵魂。在她的视角中，物质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广阔的空间以及狂野的风夹杂着粗粝的砂石，不断稀释着人们心中有关世俗追求的执念。生活在这些巨大田野上的人们，与阿勒泰的草木云烟共用着同一片肺叶。他们的肉身与灵魂早已与那片旷野相融了。因此，无论是在牧民们的日常生活里，还是在作者的字里行间，吐纳的都是一派磅礴不息的自然风光。